

付玉成

逼出來的孝順（二）



孝道園

農村的生活再好也談不上面，鄰里之間經常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鬧不和氣。我是一個戀鄉情結很重的人，從北京到那個偏遠的湘鄂西農村老家需要兩天時間，十多年來我從來沒有間斷過兩地往返，即使父親已經移居到了縣城，我仍然把鄉下老宅看成是家，回去陪陪祖母，也看看兩位叔叔。上個世紀90年代，中國的農村都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，分田到戶，相互交織，一小塊一小塊的。有一年的夏天，我正好回家省親，和家人們坐在一起聊天，突然門口氣勢洶洶的來了一幫鄰村人，手裡都操著傢伙，說是小叔子偷了他們家田里的水，在場的親戚都來圍場對方才沒有動手，事後小叔子嚙著淚水說，農村實在呆不下去了，因為人勢太過單薄，經常受到欺負，於是我便把父親在城裡的房子進行了轉手，咬牙再買了一棟三層的樓房，每層三間供父親和叔叔們居住，以便有個照應。

我們那邊的農村，一般都講一家一族，姓單受氣，欺善怕惡是十分普遍的現象。每每想到小叔子懼怕的眼神，我就不忍再讓他們在農村受欺，雖然北京和縣城相隔千里，我也照顧不上他們，但城裡人素質畢竟會高一些，利益衝突可能也會少一些。事實確實如此，就在我全家都搬進了城裡不久，父親們很快就各自找到了營生，堂弟還上了城裡的學堂，不知就裡的村裡人便都說我孝順，不僅對父親好，對叔叔們也不錯，其實有誰知道，這不過是無奈之舉，不得已而為之！

剛剛安排好家里長輩，自己的孩子就出生了，我個人的事業也有了一些起色，提升成了處級幹部並很快就要被派到海外做駐外機構一把手，這對於我們來說，既是好事也是壞事，好的是我有了一個人人都羨慕的崗位，壞的是家庭事業無法兼顧，尤其是孩子沒有人照看，於是只好求助於遠在老家的岳父母，二老本身就對我們疼愛有加，二話沒說就揣著雞蛋紅棗來到了北京，天天愛不釋手的抱著外孫子，把我們一家照顧得妥妥的，沒多久我就安心的赴國外走馬上任去了。約莫過了半年，家裡傳來消息，說是大舅哥和大姨妹

雙雙下崗，這下可把岳父母急壞了。我老婆一母同胞6人，除她一人大學畢業之外，其它都在老家，有的在工廠，有的在務農，最小的還在讀書，雖然大舅哥及大姨妹均已成家單過，但生活並不寬裕，下崗以後日生艱難，連過年的錢都沒有，本來岳父是將小舅子托付給我的，這下又加了兩個，我也覺得負擔很重，但沒有辦法，老泰山開口，怎麼能夠拒絕呢？只好先後把三個人都帶到了國外。看到哥哥、姐姐及弟弟生活日漸變好，小姨妹也動了出國的心思，慢慢的，大舅哥的大小舅子，還有同村的若干族人都跟著來到了國外，沒有幾年又全部都離開農村，購房落戶到了武漢，這下岳父母所在的那個地方又傳開了我孝順的美名，連岳父也經常在外誇耀：我大女兒女婿是我家的保險箱！岳母更是炫耀自己當初沒有看錯人。其實，這些都是表象，我與岳父是有約定的，那就是他照顧我兒子，我照顧他兒子，互惠互利，各得其所！

世間的事情大多俗套，不少是現實逼出來的，要說我孝順，其實是名不符實，因為對父親照顧是外界形勢所迫，對岳父母關愛是自家孩子需要，真正的孝順應該是不求回報的，但我夾雜了一些別的因素，即使孝了，也不純粹，我真的希望再有機會自覺自願地孝順一場。

孝順是有時代性的，不同的歷史條件賦予了不同的內涵，我們那一代人受教的是「割肉救母」，不附帶任何條件，但在當今不成功便視為不孝的社會現實面前，「割肉救母」也未必為人推崇，最好的孝順應該是過好自己，不給父母添麻煩，啃老和躺平一定不是父母所希望的。

我們這批6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，就在父母正需要有人盡孝的時候，自己也已經步入花甲，開始渴望子女能夠孝順。當然，在物資條件優越的當下，我們不愁吃喝，最希望的是後繼有人，好在退休之後能夠含飴弄孫，享受天倫之樂。如果再對子女多一些奢望，那就是忙的時候能抽時間掛個電話，報上平安，不忙的時候常回家看看。

孝順，一個不老的話題，年輕的時候我們不懂，被逼而為之；老了之後我們渴望，翹首以待之！

高俊仁

海南封關：全球產業佈局的升維戰略



各說各話

很多人將海南封關等同於「大號新加坡」，認為其目標是爭奪轉口貿易、金融中介這類低稅率紅利，但這種認知完全低估了中國這步棋的深遠戰略格局。海南封關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操作，而是產業戰爭、金融戰爭、規則戰爭三線合一的關鍵落子，它的終極定位不是世界的倉庫，而是全球產業鏈的總控室。

這一戰略的時間節點絕非巧合——海南正式封關與中國製造2025全面收官高度重合。過去十年，中國製造2025完成了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、覆蓋面最廣的產業升級：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，出口結構中高技術、高附加值產品占比超80%，成熟製程芯片、工業機器人、新能源汽車、大飛機、光伏動力電池等產業強勢崛起，中國已然躋身高端製造強國之列。

但產業升級的背後，暗藏著一道所有大國都避不開的「產業陷阱」：中低端產業外流引發的產業空心化。回看過去300年，美國完成科技升級後製造業外遷，最終陷入產業空心化與社會撕裂；日本80年代產業升級後，中低端產業轉移至東南亞與中國，工業體系近乎崩潰，僅剩的汽車產業，2025年出口僅為中國的一半。究其根源，產業升級後的國家勞動力、土地、能源等成本攀升，中低端產業失去價格優勢，只能向外轉移，進而引發就業流失、稅基縮減、產業鏈斷層等一系列連鎖危機。近年來，中國的服裝廠、玩具廠、電子組裝線向越南、印尼、印度轉移的現象，正是這一困境的現實寫照。

海南封關的核心使命，就是改寫產業轉移的底層邏輯：將被動的產業整體外遷，轉變為主動的價值鏈分工，實現「腦袋留在中國，手腳伸到海外」。這裡的「腦袋」，是指總部、研發設計、結算、品牌、供應鏈調度等最具附加值、最不可替代的核心環節；而「手腳」，則是組裝、加工、縫製等依賴人力、技術門檻較低的生產環節。

這一模式精準擊中了全球跨國巨頭的「無解悖論」。三星、LG、蘋果等企業將生產線，從中國遷至東南亞後，很快陷入困局：東南亞雖有人力成本優勢，卻不具備完整的供應鏈能力，一台手機的數千個

零部件，仍需大量從中國進口。關稅、物流、時間成本層層疊加，再加上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的吸引力，讓這些企業陷入「留在中國成本高，搬去東南亞行不通」的兩難境地。

海南恰恰提供了破局的最優解——海南總部+東南亞工廠+中國市場的黃金模式。封關後的海南，企業所得稅、高端人才個稅均封頂15%，政策力度優於新加坡；同時擁有更便利的數據跨境、更自由的資金進出條件。從地理位置看，海南地處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，距離中國市場比新加坡更近，又兼具國際化規則體系，成為企業兼顧成本、安全與利潤的最佳選擇。

更具戰略威懾力的，是海南在規則與認證領域的話語權。當下全球巨頭的競爭，早已聚焦在ESG、碳足跡、知識產權合規等賽道，而東南亞大量中小工廠根本無力攻克這些認證壁壘。背靠全球最大市場、最完整工業體系與最強技術集群的海南，完全有能力建立區域碳足跡認證中心、知識產權交易市場、供應鏈數據中樞，成為東南亞企業進入全球高端市場的唯一接口。這不是硬實力的壓制，而是軟規則的引領。

資本流動則是這盤棋的「大殺器」。若海南能打通跨境金融與人民幣結算通道，就能成為整個區域的資本水泵與結算心臟。中國資本通過海南流向東南亞，利潤通過人民幣體系回流——人民幣國際化，不靠口號造勢，靠的正是這種真實可複製的使用場景。

海南封關的戰略深意，在時間的刻度上更顯厚重。1978年12月18日，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；47年後的一天，海南封關啟動。這不僅是歷史的巧合，更是中國開放進階的宣告：過去，中國是世界工廠；未來，中國要做世界大腦、世界心臟、世界中樞——生產環節可以分散，但產業鏈的指揮、結算、規則標準，必須牢牢握在手中。

海南封關讓世界不得不正視中國的改革智慧。這不是一個島嶼的故事，而是中國在全球產業重組時代，提前落下的制勝一子。走完這一步，中國非但不會被邊緣化，反而會成為全球產業鏈中，所有人都繞不開、替代不了、必須依附的核心樞紐。

鄭亞鴻

從一位農民工的作文說起



談今論古

2025年7月9日，山西太原一名短視頻博主在街頭用1000元讓人挑戰現場寫作歷年高考同題作文，一位66歲的農民工接受了挑戰。他抽到了1957年高考作文題《我的母親》，並現場寫下作文。

在文中，他講述對逝去母親的真摯思念，「最讓我忘不了的是吃飯，一大家子人圍著桌子，母親從來不上桌，她就在灶台邊忙活，等我們都吃完了，她才瞅瞅鍋裡，剩下了，就扒拉兩口，要是沒剩，她就不吃了，說不餓。」「母親走的時候才五十出頭，是累病的。如今她的墳就在村邊，一個不起眼的小土包。每次回村，我總要去那兒站站，跟她說說話。」「母親沒享過福，可她教會我的就是這骨子裡的硬氣和對家的擔當。」「墳頭上的草青了又黃，黃了又青，就像我的念想一樣……我已經當了爸爸，也已經當了爺爺，但我已經30多年沒叫過媽媽了。我想著，等哪天我扛不動水泥了，就回村裡挨著那堆土躺下，沒準那時候我再叫媽媽，她就能聽見了。」這些質樸語言和生活細節感動了千萬網友，這篇文章48小時點贊超過500萬，相關話題的閱讀量，突破了10億。該文被《讀者》雜誌2025年第17期轉載。

文如其人，這篇不到千字的文章，語言質樸，沒有華麗的詞藻，也沒有多餘的形容詞。但作者思念母親的情感不僅濃厚，而且貫穿始終，是作者的真情流露。這種從心田流淌到筆尖，再呈現到讀者面前的情感，打動了很多讀者，讓他們看到自己母親的影子，產生共情，從而懷念起自己的母親。這說明，用心寫出生活中的真情實感才是好文章。

這篇文章也讓人想起幾個月前同樣

「破圈」的內蒙古初中生作文《舊軌還鄉》。那同樣是一篇和親情有關的文章，同樣被網友評價「有朱自清《背影》的韻味」，同樣因真實的情感表達引發全網共鳴。這一老一少，短短幾個月內，都用一個「真」字告訴人們，什麼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。

對此，我深有體會。我說過，我的寫作水平有限，但那次在寫《爺爺奶奶的悲歡離合》時，我是眼含淚花在寫。這篇文章和其他幾篇文章在《福建僑報》刊出後，該報編輯發來一條微信：「報社的領導同事都喜歡您的文章，大家覺得您的文章平實流暢溫暖。」我知道他們喜歡的是我的真情流露，而不是寫作技巧。「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」正如《文心雕龍》所言，「情者文之經，辭者理之緯；經正而後緯成，理定而後辭暢；此立文之本源也。」情感是文章的經線，文辭是道理的緯線，經線端正了，緯線才織得上去，情理確定了，文詞才會暢達，這是好文章的根本。作者只有在作品中注入真情，才能讓讀者產生共鳴。

在AI時代，人人都可以利用工具寫文章，但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記憶，都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，都有著自己的真情實感。真正的好文章，永遠是AI替代不了的。

（2026年1月9日）

謝如意

民以食為天



心底流雲

天地間走來小小的我，小小的我，不要叫什麼，叫什麼。我是山間一縷風，也要燃起一團火，我是小溪涓涓流水，也要把淤泥蕩滌。小小的我，小小的我，投入激流就是大河，小小的我，小小的我，譜寫一支愛之歌！

愛什麼？愛吃比睡愛勞動，愛真善美真投入！如果讓我去赴宴，我就愛吃愛喝愛快樂，隨緣七情自婆娑。

小小的我是小民，人家有大而余無外，我有小而無內，不知大小空議論，只知吃喝享口福。

主食來了，主食來了！麵條、龍蝦壓迫下的冬粉、甜糖丸、你又開幾下來一個，我敞開胸懷吃它三小碗、三小筷，只管好吃抓緊吃，過了這村沒這店。香香甜甜韻味永，自在在私下安。比什麼主席皆可親可敬更可吃好吃，真是中國特色在我身上顯。

有時人要把天糖丸取走，我說聲且住，我還要，於是一陣自摸又來了一些，這才發現小小的我缺乏廣闊胸懷卻有大肚量，只是我比老牛吃草要豐富些，我是董腰齊要真貪婪，未達耄耋之年，卻就有饕餮之欲，感恩天地神明和父母，感恩祖國和人民，讓我這個小民終於有了一點選擇進餐的自主權！

民以食為天。不僅吃的我如此自以為是，喝的我也是自有主張。但是赴宴，因為乘摩托車去，我是滴酒不沾，任他們猜拳行令唾沫四濺，我只有鎮定自喝王老吉或開水心裡不慌。尤其是白開水在宴席中對我我有特別稀釋和舒爽的份量。不管別人感覺如何，我是一意孤行自得其樂。有時也隨緣舉杯共飲，雖非酒國英雄，卻也濫竽充數無人嫌，由此也可見別人寬宏大量雍容大度，算是赴宴多一種美餐！

我也會跟風喝著山珍海味湯，對著莫名其妙的海鮮湯六分得意地喝起來，也潤喉也添飽兩情相願。

退休前偶爾隨領導與同事去基層辦事和赴宴，有時竟會當「酒桶」，讓能喝的不喝卻負責猜拳，把不善於喝酒的我培養成酒桶。我方猜勝對方喝，我方猜敗我來喝。一次一喝就是三大塑料杯啤酒，我是把它們當做開水來喝，更何況打籃球友誼賽後胃口正好，真是未必遇知己也任喝不倒，就像我沒當官不用打倒已經把倒當做平常事，惹得領導大讚我表現很好。

有次出差到龍巖，偶然知道一個大學黃莊同學在當《閩西日報》社長，離住處抬腳不超十分鐘便到。那天正是冬至日，龍

巖很人要吃大補，我這厚道同學自己不怎喝酒，卻做東調兵遣將將我們兩人款待，甚至連要來上夜班的工作人員也計劃外上陣勸酒，我在大吃美味之前，被同學硬叫先與他喝一杯酒，接下去大吃之中有了半飽額度時，我在他們男兵女將五六人的甜言蜜語中紛紛與他們對喝，他們用輪番戰術搞我，我士為知己者死以應，他們幾個人各一杯過來，輪一回我就要喝了五六杯。再令我回敬回去，又是幾個五六杯。

乖乖，那可是幾十杯的好酒啊！又甜又好喝，還溫熱著呢。那是龍巖本地甜薄酒，酒勁大不大等下就知道了。

酒足飯飽後，剛才那些甜蜜蜜還造著要與我跳舞的女校友們，一眼就看出我不行了，因為我是在他們左右各一人攙扶著，搖搖晃晃地回到酒店，到樓下電梯口差點嘔吐，還好沒吐，到樓上房間睡到十點多就平安無事嘍。這種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經歷實在大快我心，回來後寫了一文紀念，也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精彩片斷。說來仍然感恩和慶幸！我也有過兩次喝酒「滑鐵盧」的記錄，一次是在縣城，喝了葡萄酒差不多了，來了個我的前任，又與他喝了一杯啤酒，以為完了，卻不料又來了人事科長和中教科長，硬要我與他們喝白酒，我還未喝進去肚子裡，早已當場「噴濺」！

另一次是在自己家中，因為平時總是吃喝別人的，那晚我是特意盛情敬他們三人的酒，都是和在龍巖用的一樣，一次一杯舊時喝茶用的瓷杯喝，我自告奮勇以一對三回敬來去，也大呼小叫樂此不疲，完了還送他們出教師新村門口。可是，在回到到自家的樓下單元時，就忍不住在樓下當場「盤點」了。他們是盛情難卻，我卻是不勝酒力了。

說起這些事，看出小小的我的浮光掠影，知道我自己不是酒場英雄卻是做不得官，但可以苟且偷安當個良民。就像現在在這晚秋飄陽下的榕樹下獨做功課，也看過一輛摩托車橫互在我面前的人，載著一大捆好長好粗好綠油油的山草要回去切碎養牛人，便覺得我和他也有種平民的默契，都是那樣自覺不拘小節地做著應做的事，是沒有酒肉之交的傾心互相敬慕之人，那一聲聲懇談裡充滿了世俗中無價的柔情蜜意，也奏響生活進取的凱歌！民以食為天。吃喝藏著天道與輪迴，我還是基本吃素的人，也不吃陌生的食物，更不肯吃轉基因等有害物，不交有害人，這直來直去的獨白，不知會得罪多少人，但是我只是實事求是取悅自己，若有客觀上侵犯了諸位請海涵了！

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東溪村溪橋邊榕樹下